



巨鲸历险记

[法] 乔治·布隆 著



海洋出版社

巨 鲸 历 险 记

〔法〕乔治·布隆 著

唐志安 刘 方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3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巨鲸历险记》是一部介绍鲸的生活习性、生存斗争、经济价值和人类捕鲸历史、捕鲸知识及捕鲸场面的科普作品。

本书不仅知识性强，而且对动物的描写多采用拟人笔法，情节生动感人，语言风趣活泼，描写细腻，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随作者的笔神游浩瀚的大洋，心情随巨鲸悠然自得的畅游和奇特凶险的遭遇而起伏。读者还可以从中了解有关章鱼、枪乌贼、海豹、企鹅、鲸鸟等其它海洋动物的知识。本书对热爱科学、渴望了解海洋和大自然奥秘的广大读者，颇有吸引力。

巨鲸历险记

【法】乔治·布隆 著

唐志安 刘 方 译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海贸大楼)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³/₄

字数：140,000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3193·0228 定价：0.75元

目 录

第一章	鲸和人.....	1
第二章	星期五的造物.....	11
第三章	抹香鲸的世纪.....	66
第四章	南极捕鲸船	139

第一章 鲸 和 人

1949年2月11日傍晚，极地通讯舰“沙尔科司令”号乘着东风，划破微微荡漾的水波向南行驶，来到南冰洋上南纬 63° 东经 $141^{\circ}20'$ 的地方。刚离开值班室的海军上尉留在驾驶台上与前来换班的军官聊天。

“沙尔科司令”号于1948年11月28日从布列斯特启航开往南极的阿德利亚地，于1949年2月4日离开最后一个停靠港——塔斯玛尼亚岛的霍巴特港。现在，这艘通讯舰已经和文明世界的终点站霍巴特相距1100海里，即两千多公里了。这艘笨重的木质小舰为了在冰海里更易被人发现而漆成了桔黄色，它几乎穿过了南极洲周围全部荒凉的海域。为了避免在天亮前到达南纬 65° 的地区，舰长命令减低速度，因为他估计在那里可能碰上夏季漂流的浮冰。

他们从霍巴特港启航后，沿途只遇见过一座两公里长、60米高的冰山。舰上的全体人员都强烈地感到，在南极冰帽这个庞然大物旁边，他们的船只显得多么渺小而孤独。他们不仅离开了文明世界，而且离开了有人烟的地方。

下班的军官正准备从驾驶台走下去，突然发现正南方的天际出现了一颗巨大的星体。

“可能是天狼星。”他瞭望着远方对同伴说。

可是，通常在极地天际出现的星光是很微弱的，即使是巨星，也只有升到一定高度时才能被看清楚。

“这个亮光可能是月亮发出来的。”同伴不以为然地说。

事实并非如此。迅速的计算说明，月亮不应该从这边升起，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刻出现。而且，不管是什么星体，这么迟迟出现也是不正常的。那么，这个亮光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呢？凡是来到极地的人总是本能地希望观赏宇宙奇景，因此，这两个军官连忙用夜间望远镜仔细搜寻。光源的谜终于解开了：它并不是星星，而是火光，是从海面上发出的光。值班军官按照航海手册的规定，立即通过电话向舰长发出警报：“远处正前方出现船只。”

舰长原准备在碰上浮冰之前好好休息一下，因此，接到电话以后，他回答说，值班军官的职责并不包括用幼稚的玩笑来打扰舰长的睡眠。

“舰长，这并不是玩笑……”

“去罢，去罢！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怎么会有船只呢？你看见什么啦？是火光吗？一定是一颗星。”

军官给弄糊涂了，他又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没有错，他看见的正是一艘轮船的桅杆上的灯光。

“第二个亮光升起来了，”他的同伴对他说。“在右边，是第二艘船。”

“舰长，我已经发现了两点火光，的确不是星星……”

“快，我又瞧见一道亮光。”旁边的军官补充说。

“已经有三点亮光了，舰长。”

“好罢！我这就上去。”

舰长来到驾驶台时，已经出现了四点亮光。随后，第五、第六点又相继出现。三个军官拿着望远镜静观着远处星星点点的船只。在这样的地方出现这种景象真比出现南极光更加

奇特，更令人吃惊，简直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不能不怀疑“沙尔科司令”号究竟是否在观测资料所确定的地区航行？是否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巫术使船偏离航向而开往某个普通的海岸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天上的星体告诉他们航向是正确的，南极的确在正前方。可是，在通讯舰和南极之间，原以为荒凉的、只有探险家们活动的海面上，确实出现了愈来愈多的船只，七点、八点、十点火光。突然，从天际冒出来一道强烈的光。过一会儿，军官们终于用望远镜看清楚了：在船队后面，还有一艘纹丝不动的巨型货轮，全船象戏院一般灯火通明。

这时，无线电响起来，谜底揭晓了。原来那艘大船是挪威的现代化鲸工船，一座海上加工厂。停在它周围的是它的捕鲸汽艇。这些猎艇用炮叉捕鲸，然后把捕获的鲸送到鲸工船上加工，熔炼鲸油。

“沙尔科司令”号经过那里时，离船队不远。估计这是一艘两万到两万五千吨级的鲸工船。船上从头到尾都安着刺眼的探照灯。浓浓的水蒸汽仿佛是从许多火山口喷出来的烟雾，笼罩全船及周围的海面。透过探照灯照耀下的浓雾，不时地可以见到穿着深色工作服和黄色漆布裤的人象幽灵一般往返穿梭。船上人声鼎沸，探照灯照亮了船头和船尾的白色上层结构。

鲸工船的船尾和别的船只不同，它上面凿有一个大口，大口连着一个方形的管道，这个管道的横截面每边约五到六米，紧接管道口的是一个斜台，台上躺着一条被捆着尾巴的巨鲸，鲸身又长又细，浑身发亮，一动不动，它象舞台上的女演员一样，沐浴在强烈的灯光里，绞车将它慢慢地拖到甲板

上……

通讯舰驶过了鲸工船，强烈的光晕开始逐渐缩小，最后消失在它的后面，海面上又只剩下星星点点的亮光。“沙尔科司令”号继续朝浮冰群驶去。

在鲸工船上的中心无线电通讯室里，话务员在一台短波报话机前用挪威话说道：

“这里是ANX₉，这里是ANX₉。我要L₁₄B，我要L₁₄B。这里是ANX₉……喂！L₁₄B，这里是ANX₉。是的，听清楚了。这里天晴，桑纳菲奥尔天气如何？喂！请告诉目前的鲸油价，我即刻汇报今天捕鲸的数字。喂！L₁₄B……”

相离两万公里的对话继续着，每天在这个时辰都要进行这种对话。在同样的时刻，类似的通讯联络也在南极圈与挪威、英国、日本、海参崴的商人的办公室之间进行。大约有15个捕鲸船队在南极零度的水域作业。

连同往返的时间，这些捕鲸船的活动大约进行7个月。船队在头年的10月份或11月初由所在的港口出发，在来年的4月返回。真正的捕鲸活动只进行三个月，即从1月开始到3月结束。1952到1953年的捕鲸季节，一共有15艘鲸工船连同各船所属的捕鲸艇参加了捕猎活动，其中挪威7艘，英国3艘，南非1艘，日本3艘，巴拿马1艘。

鲸工船是世界上最现代化、设备最完善的船只。船上不仅有最新式的航海装置，而且有实验室、外科手术室、洗澡间，还有经常放映好莱坞最新影片的电影厅。尽管如此，水手们在捕鲸期间的船上生活仍跟地狱里的生活毫无二致，每年都有不少捕鲸水手神经失常。

如果你对一个有点文化的法国人说出“捕鲸”二字，他

会立即答道：“噢，是的！莫比·狄克。”*而且他会问你：“可是，为什么人们还在捕鲸呢！该不是为了女人的胸衣吧？”**

现代世界的机器、战争工业和军队对油脂类物资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奇怪的是，当今很少有人知道鲸是一种油脂的巨大资源，是令人垂涎三尺的润滑油库。

化学工业不仅可以从鲸油里提炼润滑油，还可以得到甘油、人造奶油、肥皂、美容霜、发蜡以及制造油漆、凡立水和布匹所需要的原料。鲸肉可以作食用鲜肉或罐头肉，鲸骨粉可作肥料，肠粉是家畜的优质饲料。鲸鱼肝油的维生素含量比鳕鱼肝油更丰富。实验室还从鲸的胰腺、甲状腺、卵巢和脑垂体里提取激素和其他药物。

一条南极的蓝鲸价值130万到200万法郎。

由此可见，为什么人们还继续捕鲸，为什么每年都有些人在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而另外一些人——船主和捕鲸有限公司的股东们，在想到他们的巨额投资的得失时，往往紧张得心脏病发作。鲸油价不断波动，他们虽然通过无线电密切注视着捕鲸的进展情况，但是对捕猎的结果仍然毫无把握。这一切使得每一次捕鲸远征都把大亨们弄得象赌徒似地精疲力竭，就好象他们亲自在风暴和冰山中与巨鲸搏斗一般。

我们自己也要加入这场赌博，也要在捕鲸艇和鲸工船上参加捕鲸作业。我们将超越空间和时间，驾乘帆船或小型捕

* 《莫比·狄克》，书名，又名《白鲸》，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所写有关巨鲸的书。

** 在法国古代，垫衬妇女胸衣的柔韧薄片称为鲸须。

鲸船和英雄年代的捕鲸手一起奋战庞然大物。不过，在我们投入这场鏖战之前，在我们去就近细观巨鲸之前，我想先大略介绍一下这种动物以及人类对待这种情况。

鲸并不是鱼，它是和人类一样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鲸在喷潮！”这是从古至今捕鲸人共同的呼喊。在《莫比·狄克》出版之前，船上的了望水手在桅杆顶端的了望哨上发现了巨鲸时就是这样呼喊的。直到今天，水手在猎鲸汽艇的了望台上仍旧发出这种呼喊：“看，在那里，鲸在喷潮！”

“孔提基”号的乘客赤身露体地坐在他们妙不可言的木筏上，木筏沿湍急的亨博尔特河顺流而下，穿过了太平洋。他们用诗一般生动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第一次与巨鲸相遇时的感受：“在我们背后有什么东西象马游水一般喘着粗气，我们禁不住哆嗦起来。一条巨鲸来到我们面前盯着我们，它离我们这么近，我们都能看清它的鼻头，酷象一只乌黑锃亮的大皮鞋。真能听见什么东西在海上呼吸是很奇妙的，因为所有的海生动物都在静悄悄地游弋，它们没有肺，只有微微颤动的鳃。这种奇妙的感觉是如此强烈，犹如在遥远的海上巧遇只身冒险的亲人。”

然而，人类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野蛮地追捕这种特异的海洋动物。尽管它们血管里流动的血液温度和人血相同，人们却在捕杀它们时给它们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捕鲸人能够看见被鱼叉刺穿肺部的鲸大口地喷着鲜血，也能听见它们垂死的痛苦喘息。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捕鲸人首先进攻吃奶的乳鲸以便诱捕母鲸。这种做法只是在面临鲸类动物绝种的危险时才被禁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对屠杀鲸类的活动才加以限制

和规定。今天，人们开始用电叉捕鲸，一般说杀伤速度较快，但这并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炮叉的弹片进入鲸的体内经常损坏宰割机。

人类为什么会如此残酷呢？首先，因为鲸类动物是宝。就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比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更为强有力的动机了。但是，也还有另外的原因：鲸的肥大躯体似乎成了危害它自身的因素。

鲸是地球上现存的动物之魁；至今还没有发现过比鲸更大的动物化石。一条成年的蓝鲸身长可达30米；一条抹香鲸可达22米。光知道一个动物长30米还很抽象，还应该作一些形象的比喻：一条蓝鲸有4辆汽车那么大；你爬到它的背上，可以直接进入一幢楼房的二楼。鲸的舌头和一头成年的象一般重；它的骨架重22吨，肉重50吨，脂肪重25吨。一条鲸的重量（由它的各部分重量累计）达13万公斤。如果把一条鲸放在天平的一端，那么在另一端就应该放上36头大象，或放上2500人才能保持天平的平衡。

现在，人们也许才开始懂得，即使他在海上看见一条鲸，也就是说，看见一条部分躯体被海水遮没的鲸，他也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惊愕感。有一次，我在大西洋与直布罗陀平行的海上就曾见过一条巨鲸，可能是一条抹香鲸。开始，我不相信这会是动物，只见海水在它那褐色脊背上翻腾，正象汹涌的海涛冲击着浮动的小岛。我当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感情，一种类似遨游太空那样的激情，又象是亲眼看见了地震或者看见海上冒出一个火山岛时的那种震动。等我定了神的时候，巨鲸已经钻进水里不见了。

“孔提基”号的乘客因为曾长时间地就近观察过许多鲸

类动物，而且并没有捕杀它们的意图和手段，所以对它们抱着同情。当然，我认为他们这种同情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从事的活动和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变得天真、纯朴；他们对造物主怀着友好的感情，因此，他们把巨鲸看作大自然的一种创造，一种庞大而安祥的动物。不过，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其少见的。

捕鲸者的情况可就不同了。他们一看见巨鲸，马上，或几乎是马上就被一种进攻的情绪攫住，这里面也包含恐惧的成分，就象一切武装人员走向敌人或他自己确认为敌对的人或物时所具有的那种感受。在小猎艇上，只要一看见“巨兽”，船员们立刻感到一种狂热的激动。这种狂热，光是用利益的引诱这类字眼是难以解释的。而且，第一次体会这种激情和第一百次感受它是同样的强烈。瑞士的勒内·加狄教授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学者，他曾经搭乘过一艘捕鲸船。他后来叙述自己的感受时说，原以为追逐和击杀巨鲸的情景惨不忍睹，可是，他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每次一看见鲸他几乎立即就被卷入那共同的激昂情绪里。他坐立不安，和水手们一起高声呼喊。他总结说：“鲸的确是太大了，人们根本不可能对它们产生象对别的生物产生的那种同情；它们大得如此吓人，要对它们产生怜悯之情是很困难的。”

这的确是事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我们同水手们一起登上捕鲸船时，我们会用捕鲸者的眼光来观察巨鲸；可是，我们也会——我很希望如此，用另外一种纯朴无私的眼光，我是说用一种旁观者应具有的、剔除了自私和贪婪的眼光来看它们。

捕鲸活动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可是，长期以来，人们

对鲸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就是在今天，鲸类动物的许多方面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谜。这是因为它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一条鲸被海浪冲到海滩上，或者死亡以后被竖在捕鲸船的甲板上，人们可以就近观察它，解剖它，数它的骨骼。可是，直到今天还无法捕获一条活鲸，放在水族馆里供人们观赏。

直到19世纪60年代，对鲸类动物的自然习性的认识，也只停留在当时一些捕鲸手和水手的叙述上。这些人在轻便的猎船上，用手向巨鲸掷去鱼叉，离鲸很近，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把所见所闻加以美化，或者杜撰一些情节，甚至受神话故事的影响，弄得真假不分。但是，他们的观察往往是符合实际的，讲述得也比较准确。有许多情况还是幸存的当事人亲自提供的。

晚些时候，自然科学家们登上了捕鲸船。他们首次准确、详尽地描述了鲸类动物的尸体，发展了解剖学（特别是骨骼学），并对鲸加以分科。可是，为了对活鲸进行分析，他们也只能从捕鲸船的甲板上获得观察数据；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比捕鲸人看到过的多，有时候可能更少些。当然，他们进行的科学考察使他们有可能纠正过去的某些谬误，但是，过分的自信又使他们犯了一些新的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里加以证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海洋考察队，对各种海洋动物的习性和迁徙规律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鲸类动物。现代鲸学家只是在对过去两个世纪搜集的观察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对比、验证之后，才得到了与这种传奇性的动物有关的一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他们的见解有些方面是准确的、全面的；有些方面却不然，而且，有的甚至

只能算作一些假设。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要介绍不同科别的鲸类动物的习性和它们发展变化的情况，让它们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我只引用迄今占有的资料，在没有可靠材料可循的情况下，我宁可向读者承认我的无知。

第二章 星期五的造物

请你拿出一张阿根廷的地图，瞧瞧东海岸南纬 45° 线附近的地方，你会发现图上地名稀少，地名之间有大片的空白。再往内陆瞧上一眼，也是一个个空白。这就是巴塔哥尼亚地区，那里到处是荒山野岭和风沙弥漫的高原。一条公路从北往南延伸。要是坐在公路边上等待汽车开过，你也许会等上一天、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沿海地区就更加荒凉了。地图上这一带的海湾及港口的名字都是过去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们为他们当时发现的海岬确定的，他们有的时候需要在中途停泊，到这一带某个河口去找淡水，也就给停靠的地方确定了地名。“麦哲伦”号的船员们就曾沿着这一带的海岸绝望地从一个海湾驶到另一个海湾。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地区始终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景象。在欧洲，却几乎没有这样一片片毫无生机的荒凉的海滩。终年与大海作伴。

极目远望，浅海滩上盖满了深褐色的海藻，大西洋上滚滚的波涛拍击着灰色的沙滩，沙滩上星星点点地撒着干贝壳、乌贼骨、鸟骨、鱼刺等。偶尔，从远海漂来一块发白的木头——大概是一块在海上漂泊已久的破船片吧，它搁浅在海藻当中，人类的眼光很可能对这一切不屑一顾；待到下一次涨潮时，退去的潮水就会把这块木板重新带回海里，参加永不止息的运动，直至彻底解体……

海岸的唯一居民是各类候鸟，如海鸥、鸽、燕鸥、海燕、秋沙鸭、鲸鸟，还有一种和红喉雀一般大小的鸟，它们都是游泳能手。每当迁徙季节，鸟儿们纷纷飞落此地，潮湿的灰色沙滩上印满了它们纤细的爪印，它们尖厉的叫声在空中回响。有的鸟迁在这里产卵，繁殖后代。有些鸟定时飞离这里，另外一些鸟飞来代替它们，循环往复，永不停息。

七、八、九三个月是南半球的隆冬季节，在这个季节里，这里的海岸显得格外荒凉，呼啸的狂风卷起万顷巨浪，凶猛地冲击着海滩。肥大的候鸟背负着白云朵朵的苍穹，张开宽大的翅膀迎风滑翔。一只鸟盘旋着，突然象俯冲轰炸机似地钻进汹涌的浪峰里，然后再钻出来，嘴里叼着一条鱼，飞回叽叽喳喳的鸟群里。

在这一带海域，甚至在冬天，有时也会出现一种风暴过后的宁静。这时，万顷巨浪已消声匿迹，只有起伏的波涛伴着连绵细雨，单调而缓慢地轻抚着海滩。

冬季的一天，鸟群突然发现了两条从南极游来的蓝鲸。海鸥和海燕这些远洋航行者首先瞧见它们。它们可能在离海岸200海里的地方就瞧见这两条蓝鲸迳直朝海岸猛冲过来。

这两条鲸用硕大无比的水锤般的深灰色脊背划破起伏的波浪。海鸟居高临下地盯着这两头蓝鲸的庞大躯体，它们就象两只30米长的流线型雪茄烟，其中稍长些的是雌鲸。这两条蓝鲸并驾齐驱，怡然自得，海水顺着它们那具有天然流体动力的身体飞速滑动。

在它们身上瞧不见任何摆动着的鳍，一个观察它们的人如果处在和水面平行的位置，可能会问：“这等庞然大物究竟是靠什么行动的呢？”而海鸟却可以在空中透过一层薄薄的海

水清楚地看见巨鲸的推进器——它们的大尾巴。它们那与海水平行的尾巴不停地在海水里上下摆动，有时左右摆动，有时又有力而灵活地来回扭动。它们就是凭这种半螺旋形的摆动器前进的。任何人工制造的机器都不可能给人以如此酣畅运动的印象。平形尾是鲸类动物共同的显著特征，不管它们属于什么科目，也不管它们有多大，都是如此。

在两头蓝鲸的前部，不时地升起一缕上宽下窄的云雾，形状象一株棕榈树。这缕幽灵一般的云雾升起来足有好几层楼高，高出海面约15米。这就是鲸的“喷潮”。捕鲸者总是根据这种现象来判定附近有鲸。鲸喷潮是通过鲸的鼻孔进行的。鲸的两个鼻孔长在头部顶端，互相靠得很近。现在就谈谈喷潮是如何形成的。

游泳运动员都知道他们必须用力呼气，这完全是本能的动作。鲸每次用六到八秒钟从肺里呼出好几立方米潮湿的热气（这种热气可达摄氏36°或37°，和鲸的血液的温度相同）。这种气体在空气里疏散开来，在疏散的过程中遇到冷气，并使原有的水分凝结，形成雾状的水点，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几个世纪以来，航海家们都把这种现象误认为是鲸排出了它们从口里吞进去的海水。

海鸟瞧见的两头蓝鲸正好在水平面上前进，因此它们能够清楚地看见鲸的呼吸和喷潮。鲸在水面游了两三百米以后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潜入海水里。它们钻得并不深，所以眼力好的很容易看见雪茄形状的巨鲸在水下风驰电掣般地行进。不久，鲸又游到水面上来了。它们用力呼吸，再潜入水里，不久又游出来，再呼吸，循环往复三、四次后，又换了另外一种极不平常的动作。这个动作值得在这里多花点笔墨